

李白詩選讀





2 037 6554 0

李白诗选读

李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蒋明 王祖珍
书题字：李延沛

李白诗选读

李晖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 4/16·插页2·字数16,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2年8月2次印刷

印数35,101—148,100

统一书号：10093·289

定价：0.84元

前 言

(一)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他本人出生于碎叶(唐代前期，碎叶城属安西都护府，在今中央亚细亚巴尔喀什湖之南)，五岁时随父亲迁居蜀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县)。李白的家庭虽不乏资财，但并非名门世家，大约属于商人地主阶层。在这样一个不拘于“奉儒守官”的家庭环境里，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八首》)，从小就接受了儒、道、任侠等多方面思想的影响与熏陶。

李白的青年时代，正赶上唐玄宗统治的所谓“开元之治”的时期。当时，经济上的相对发展，政治上的相对安定统一，思想文化上的相对繁荣，使他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事业充满了信心，感到鼓舞。他决心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社会局面干一番事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因此，他衷心倾慕管仲、晏婴、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事业和他们的生活道路，热烈希望象他们那样，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辅佐君主，治理天下。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在二十六岁时，毅然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想在漫游

中制造影响，树立声誉，争取得到荐举和识拔，有机会进入朝廷。在长期的漫游中，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是，在这唐王朝的所谓“全盛日”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急剧发展。经济上，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政治舞台上，也已经是风波迭荡；腐朽的大官僚地主特权阶层的势力不断膨胀，开明进步的政治势力不断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只能是“功业莫从就”，“良图俄捐弃”（《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他空怀着进步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四处流浪，落魄风尘，一筹莫展。一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已经四十二岁，才得到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而这时，唐玄宗已经不思励精图治，“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更加昏庸腐朽了。他召李白入京，实际上是要把这个“名播海内”（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大诗人收拢到朝廷，用以点缀升平，表示自己的“开明”。李白被放到了一个御用文人的位置上。所谓供奉翰林，也是“但假其名，而无所职”（马端临《文献通考》）。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曾“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同唐玄宗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斗争，对那些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嬉笑怒骂，“谗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因此，他受到朝廷里腐朽势力的诬陷和攻击。唐玄宗也感到李白这个文人不可御用，终于在天宝三年（744年）被排斥出朝廷，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了第二次长期的南北漫游生活。在漫游中，李白仍然密切关注着社会政治现实。他眼看着唐王朝统治集团更加腐败。唐玄宗与杨贵妃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的荒淫腐朽生活，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操纵朝政，专横跋扈，弄权误国，安禄山之流各据一方，分裂割据势力日益嚣张。社会政治现实一片黑暗混乱，危机

四伏。李白为此而忧心忡忡，在《梁甫吟》中以自嘲的口吻写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为匡定天下，治理社会而干一番事业的理想。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了分裂叛乱战争，这是唐王朝封建统治危机的总爆发。安禄山叛军从幽州起兵很快占领了洛阳，攻下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逃往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继位，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出镇江南的永王李璘，以平定安禄山叛乱为号召，率大军沿江东下。当时李白正避乱江南，住在庐山，他为了平定分裂叛乱战争，恢复祖国的统一，应李璘之聘，参加了李璘军队的幕府。唐肃宗认为李璘要夺取自己的帝位，于是派大军镇压了这次军事行动。永王兵败身死。李白也以“附逆”的罪名被捕入狱。其后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不久又被判处长流夜郎。“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满腔悲愤，走上了流放的途程。李白参加李璘幕府的目的是“暂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要消灭安禄山叛军，使国家归于统一的，不料却成了唐王朝统治集团内讧的牺牲品。在流放途中，因关中大旱，朝廷颁布大赦令，李白才遇赦而还。后来他就往来于金陵（今南京市）、宣城（今安徽宣州）一带。六十一岁的时候，还老当益壮，奋然投军，要去参加征讨安禄山叛军的残余，但半道因病而还，未能如愿。次年病死于当涂，卒年六十二岁。

（二）

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有九百多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了。但仅在这“十丧其九”之后而余其一的诗歌里，就深

刻地反映了唐王朝那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时代，表现出诗人同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一、揭露和抨击唐王朝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自开元末年以来，唐玄宗一味宠信奸佞。高力士是亲信宦官，“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又“以林甫为爱己”，“凡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一小撮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盘据朝廷，垄断了一切经济、政治特权。李白在诗歌中大胆地揭露了在唐玄宗昏庸腐朽的统治之下，一小撮权奸“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古风》其四十六），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使国力强盛的唐王朝陷于黑暗和混乱的现实。李白从自己被排挤，被打击的切身感受出发，特别抨击了小人得志，贤才受辱，开明进步的政治势力受到压抑迫害的黑暗政治局面。他把这种局面比喻为“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其三十九）。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诗人激愤地说这种情况恰如骏马被迫卷曲起身体，没有吃的，而瘦驴却在春风中洋洋得意，放声嘶鸣。诗人多次以战国时代燕昭王的富国强兵，任人唯贤，对比唐玄宗的昏庸腐朽，任人唯亲，在诗中感叹燕昭王的坟墓已经长满了蔓草，如今再也没有象燕昭王那样招揽贤才，富国强兵的君主了，对唐玄宗投以辛辣的讽刺，痛斥唐玄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五）。

唐王朝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大地主特权阶层无限制地搜刮掠夺，对广大人民实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上。在这一方面，李白的诗歌也有所反映。在《古风》其二十四里就愤怒抨击了那些当权的宦官和投唐玄宗所好而成为暴发户的斗鸡走狗之徒，揭露了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大肆搜

刮金银财宝，广占宅舍园林，骄横拔扈，鱼肉人民的罪恶。在《丁都护歌》里，诗人又从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方面沉痛地描绘了唐王朝统治集团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

唐玄宗统治集团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也越来越荒淫奢侈；而生活上的荒淫奢侈，又加速了他们政治上的腐败。在一些诗歌中，李白揭露和批判了他们那种“行乐争昼夜”（《古风》其十八）的荒淫奢侈生活。在《乌栖曲》等诗里则借古讽今，深刻地指出，这种无休无止地享乐生活，必然引来败亡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揭露和抨击唐王朝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时，一些诗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封建皇帝。如《古风》其三就以秦始皇为喻，讽刺了唐玄宗的“尊道教”，“慕长生”，愚妄不稽。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中则指出唐玄宗“弱植不足援”，认为他不值得辅佐。敢于在诗中对皇帝如此直言，这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是不多见的。

二、表达坚持理想，傲岸不羁，蔑视权贵的反抗精神。李白始终怀有拯物济世，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他在青年时代就写有《大鹏赋》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抱负。在诗歌中更以大鹏自比，表示他有朝一日，顺时得志，就要“抟摇直上九万里”，展翅翱翔；即使不得其时，“犹能簸却沧溟水”，也不是那些庸夫俗子所能比拟的（《上李邕》）。一直到死前，在他的绝笔诗《临路歌》中，还为“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没有实现远大抱负而遗恨无穷。他也在许多诗歌中通过对古代一些有作为的历史人物的缅怀、向往和赞颂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他经常以先是不得志，后来终于成为贤臣名相的吕尚、管仲、晏婴、诸葛亮、谢安等人自况，表示自己虽然现在遭排挤，受压抑，但总有一天能够“风云感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干一番事业。

李白一生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逆境，而他又始终没有被逆境所

压倒，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即使遭受到沉重打击，在心情极为苦闷时，还在诗歌中表现出对自己政治前途的信心。如《将进酒》一诗，通过对及时行乐，狂歌痛饮，轻蔑功名富贵的描写，尽情地抒发了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和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心情，但是，诗人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苦闷和忧愤当中表现出豪迈自信的气概。

正因为如此，李白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始终没有丧失斗争的勇气。在许多诗歌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黑暗现实的深广忧愤，另一方面又以旷达自适，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了抗争。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诗人感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又表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还是要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是找不到正确斗争道路的一种表现，因而带上了浓重的消极色彩，但诗人并没有被黑暗的现实所征服，而是要凌跨现实，使人感到的不是软弱的呻吟，而是昂扬的意气，是睥睨一切，不可压抑的精神力量。

因为李白执着自己的理想，相信自己的才能，不甘心“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四十六）的唐王朝葬送在一小撮腐朽势力手中，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就表现出一种嫉恶如仇，恃才傲物，鄙视权贵，笑傲王侯的反抗精神。他把那些腐朽权贵的尔虞我诈，争名夺利比做“鸡聚族以争食”，而把自己的被排挤，被打击比做“凤孤飞而无邻”，痛斥一时得志的权奸是“螟蛉嘲龙”，“嫫母衣锦”（《鸣皋歌送岑征君》），痛骂他们“沐猴而冠不足言”（《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更直接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早在天宝初年，李白出于对祖国统一的关心，在送友人入蜀时，就以写蜀道之难借题发

挥，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一诗，敏感地看到了分裂割据的危险。安禄山叛乱战争发生之后，李白诗歌创作的主题更集中在反对分裂叛乱战争，维护祖国的统一上。在诗歌中，他写出了分裂叛乱战争所造成的“九土星分，嗷嗷凄凄”（《万愤词投魏郎中》），“流血涂野草”（《古风》其十九），“白骨相撑乱如麻”（《扶风豪士歌》）的悲惨景象，为祖国的四分五裂，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限痛心。他对分裂叛乱势力投以极大的憎恨，在诗中经常以虐人害物的“豺狼”、“鲸鲵”、“巨鳌”来称呼安禄山叛军，把他们在中原洛阳建立的分裂政权，斥之为“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愤怒。他一再表示“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幕府诸侍御》），“志在清中原”（《南奔书怀》），要直捣安禄山发动叛乱战争的幽燕地区，收复被叛军占据的中原一带，决心为平定分裂叛乱战争，恢复祖国的统一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在《永王东巡歌》中，他相信只要任用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和谋略，消灭分裂叛乱势力，统一祖国就指日可待，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对分裂叛乱势力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四、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李白的一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切身的感受，写了不少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名诗，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不仅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的深沉感情，而且渗透着李白那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李白由于受到当权统治者的排挤打击，南北漫游，有机会接触一些劳动人民，因而在诗歌创作中也出现了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尽管为数不多，但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是较有光彩的一部分，值得注意。如《丁都护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其中的《秋浦歌》其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这样歌唱工人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

一首。李白还有些反映妇女生活和命运的诗歌，表现了他对妇女问题上的进步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如上所述，代表李白诗歌创作主流的，是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诗歌。但从他流传下来的全部诗歌看，也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在一首诗歌里，积极的与消极的思想就互相混杂。比如，他揭露和抨击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但有时也对唐玄宗所曾经给予他的“恩遇”念念不忘，引为荣耀；他反对唐王朝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生活，但在有的诗里，他自己也留恋、追求那种“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的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现实极为黑暗的情况下，他看不见光明，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彷徨苦闷，不知所之，于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对李白就发生了作用。有时，在诗歌中，他就从道家思想出发，幻想出一个超脱现实斗争的仙人或隐士的“理想王国”。这固然有同黑暗的现实相对照，表示厌弃现实的一面，但也表现出逃避斗争的消极倾向，有的甚至宣扬了道教迷信。有时，他也从道家思想出发，感到人生有限，要及时行乐，狂歌痛饮，放浪不羁。这固然有愤世忌俗，桀傲不驯的一面，但也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废情调，有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说教。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批判的。

（三）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并且以他在唐王朝由盛转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那种坚持进步理想，反抗黑暗现实，相信自己才能，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构成了他“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独具特征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成就，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这是形成他“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诗人称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这正形象地道出了他的诗歌的这种气势。首先，在李白的那些优秀诗篇中，无论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描写，还是主观感受的抒发，都使人感到一种睥睨一切的精神和不可羁勒的力量。描写客观事物，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里，黄河奔腾咆哮，冲决一切，不可驯服的形象，与王之涣写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的那种静谧、寂寥的黄河形象是迥然不同的，确有“落笔摇五岳”之气。抒发主观感受，如写他遭受唐朝统治集团的打击、压抑，空有一番“安社稷”，“济沧海”的抱负而无法实现的愤懑：“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这里，诗人处于逆境而又不被逆境所压倒的气概，与王维写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那种遭受打击后一蹶不振的心情，又何啻天壤之别，也确有“笑傲凌沧洲”之势。其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也来自诗中那种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当他因别人推荐，受诏入京，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就在诗中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在长安三年，无所作为，最后被排挤出京时，他就在诗中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他憎恨权奸就在诗中痛快淋漓地骂他们“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要求为恢复祖国统一贡献力量，就在诗中表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就写下了“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里，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嬉笑怒

骂，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打动着读者的心灵。

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这是形成李白诗歌“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又一重要因素。丰富，李白的诗歌有大量的想象，几乎每首诗都有。有的诗通首是想象，有的一首诗内就用了多种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典故、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无不成为艺术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诗人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意翱翔。然而，想象又以现实为基础，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经常以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如在《梁甫吟》中，诗人通过艺术想象，把自己的形象溶入神话传说的境界，而正是这种超现实的艺术想象，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皇帝昏庸，权奸当道，政治黑暗腐败，自己虽关心国事，却无路可进的社会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则通过梦境描写，驰骋想象，来突出诗人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反抗精神。明月，是诗人经常歌咏的对象。在他的诗歌中，单是关于明月的想象就有多种。“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是诗人同情友人受到政治迫害，把明月想象成可以寄托怀念之情的信使。“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这是诗人政治上受到打击，感到孤独时，把明月想象成陪伴自己的朋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这又是在感到人生道路坎坷，心情苦闷时，把明月想象成可以探讨人生哲理的对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奇特，表现为他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诞。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酿酒老人本来已经死去，但诗人想象他没有死，还在酿

酒，只不过是已经与人世隔绝，永远在长夜漫漫的泉台之下了，而自己是再也尝不到老人的“老春”酒了。这种想象好象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是却把诗人与老人的深情厚谊，特别是诗人对老人的深切怀念，无限悲痛，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感人肺腑。

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夸张与想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李白的诗歌中，它与想象一样，都是在平常的描写不足以表达他那种强烈、炽热的激情时，经常使用的艺术手法。关于李白诗歌的夸张，鲁迅曾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恰恰相反，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往往越是夸张，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但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为基础，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蜀道难》一诗也是如此。它通过艺术夸张所构成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形象，描绘了祖国雄奇壮伟的高山巨川，表现了诗人维护祖国统一的进步思想。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非常注意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做到既大胆又不失恰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

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李白是善于比喻的艺术巨匠。他经

常用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为他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手段服务。如用水比喻感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李白运用比喻，一是做到了形象：感情本来不具形象，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来比喻感情，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只有贴切，才能发挥比喻的作用。这里，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绵绵无尽的江水正有长的特点；比喻友人送我情深，千尺潭水就正有深的特点；比喻愁情不断，“抽刀断水”就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事物有共同特征的形象作比喻，因而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形象化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又善于选择那些能够引起人们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就更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爽的性格等等，读了之后，余味无穷。

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构成李白诗“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种种因素，都是通过他那清新而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李白和其他一切有成就的诗人一样，从民歌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无论是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还是大胆而恰切的夸张，形象而生动的比喻，都有民歌的影响在内。特别突出的则是语言。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诗歌中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的结果。如“人道横江好，依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不假雕琢，又活泼生动，音节和谐，颇有民歌风味。但李白又不是单

纯地模拟民歌，而是经过加工提炼，既不失民歌语言淳朴、形象的本色，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初看如脱口而出，毫不费力，但若细细咀嚼，便觉意味隽永，经过千锤百炼，使民歌的语言又进一步升华，形成他自己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

宋代大诗人陆游曾经赞美李白的诗：“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一千二百多年来，李白的那些优秀诗篇，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喜爱，妇孺成诵，有口皆碑，不仅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光辉遗产，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早在一九七五年，我就曾带几位学生编了《李白诗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书中有着明显的“批儒评法”的影响，只好报废。一九七八年又由我重新编选。在重新编选过程中，哈尔滨师范大学王伯英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 晖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登锦城散花楼	1
峨眉山月歌	4
望庐山瀑布 其二	6
横江词（六首）	8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14
江上吟	16
天津三月时（古风其十八）	19
嘲鲁儒	24
丁都护歌	27
夜泊牛渚怀古	29
长干行其一	31
金陵酒肆留别	36
望天门山	38
南陵别儿童入京	40
乌栖曲	43
蜀道难	46
子夜吴歌其三	52
塞下曲 其一	54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56
白马篇	60
翰林读书官怀呈集贤诸学士	63
灊陵行送别	66